

勅頴

議水

或遺

問編





叢書集成

初編

王 主  
雲 編  
五 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穎水遺編

陳言著



本館據鹽邑志林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頴水遺編

潁水遺編 東涯公陳言著

鹽邑志林第四十三帙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

孫壻黃士龍 訂閱

孫男陳 昌懋昌圖 較

易疑

陳子曰夫易非聖人卜筮之書也卜筮以聖人之書爾伏羲畫卦原神於太乙起數於陰陽類象於萬物通幽於神明和順於道德性命無乎弗括文王於卦為之辭以明其象類周公於爻為之辭以盡其變化孔子於卦爻為之彖象文言繫辭說序

國家圖書館



002577430

雜卦以闡義文周公之義理使學者修此而吉悖此而凶灑乎廣矣而非作之以上筮者也非卜筮何謂之卦曰上世結繩而已矣庖羲畫而成文於是以前以乾名其三畫之文以坤名其六畫之文經之象數乘之義理作之示人居然而文字之名而已卦爲畫之名亦如典謨之爲書之名雅之爲詩之名然而惟其生於數也是故後世揲其奇數得乾卦焉揲其偶數得坤卦焉從而的然以其卦爲卜筮之卦而不可易而不知未有卜筮之先則固可以上筮之卦也初固未以卦爲卜筮設者也孔子

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象變占是也然則既以爲占矣非卜筮乎曰自孔子論聖人之卦之書則見卦爻之有辭象變占而非義文之卽以其卦爲占也夫易也有聖人之辭象變占而可以之言動制器卜筮焉者也而非專之以待卜筮也孔子於易言焉而廣大動焉而吉凶制器焉而網罟舟楫之用卜筮焉而神物大衍之策斯遍舉之矣而未嘗專於卜筮也陰陽之數吉凶之理載在卦爻稽以上筮使無卜筮而吉凶之理數無不具於吉凶之卦爻而謂卦爻之文卽爲吉凶之占夫易何止

五經之原天地神化之奧而於卜筮之技精之則  
末矣是何惑於漢儒之術數也秦漢諸儒考象辭  
則泥術數論義理則淪空寂而不知孔子之易先  
義理而托象數者也或曰伊川之傳散在日用本  
義主卜筮非乎曰伊川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  
固未嘗忘乎數朱子曰散之理有萬殊統之道無  
二致則亦未嘗遺乎理特其立之傳義倚其意指  
卒之康節淵源象數先得本義之精而劉林之徒  
得而議之折之孔子殊固未融蓋庖羲之畫文王  
之辭其數其理占之卜筮則人事之吉凶見焉用

之作爲則天理之吉凶隨焉精一非二者也自今  
觀之重卜筮推象數上究聖人重畫之本原下濟  
生人玩變玩占之實用是可謂之朱子之易演之  
彖象之辭反之吾身之迹隨時易事隨事盡理是  
可謂之程子之易體其卦爻之蘊察乎辭象變占  
之理通乎言動制器卜筮之用吉凶得失用之所  
向卽理也理之所協卽占也占之所利卽用也不  
離而卽不冥而數是謂之孔子之易孔子之易文  
王周公之易也文王周公之易庖羲之易庖羲之  
易天之易天之易理而已庖羲之易卦而已卦者

理之一而萬者也而非專於卜筮明矣或曰以朱子之易不占不卜筮則易其虛乎廢乎不然朱子亦嘗曰凡讀卦爻虛心於辭義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與其理之所以然推之事用也必曰占乎而後用之則朱子之易果嫌於泥矣是故學者索卜筮於卦爻之外參程傳於本義之中斯孔子之易備矣作易疑

易疑說

易何疑乎吾疑乎庖羲之卦非使人卜筮也吾疑乎卜筮之因卦而作也吾又疑乎文王周公卦爻

之辭未有占也卜筮者占之也吾疑乎卦辭論卦  
之吉凶爻辭論爻之得失而已也吾又疑乎繫辭  
之傳不必上下其爲章不必皆十有二也吾又疑  
乎卦爻之辭間有未安者也吾又疑乎馬鄭王弼  
孔穎達輩明其義而疎希夷康節精矣而一於數  
伊川得易之用紫陽得易之深吾又疑乎義文之  
一理而通之者也繫辭悉矣或曰子是之疑其無  
疑乎則吾豈敢

### 易疑後

陳獻子童而學易苦其深艱蓋十年乃得而撫綴

膚指旁識經隙蓋又十有二年日記積溢手本磨  
敝既適監學考質者又三年乃歲丁酉奔先君喪  
痛心苦塊甚而歎曰假能卒易先君寧以我爲不  
孝乎檢勦蕪意登藁校讐題其端曰居憂草示不  
越志也又甚而釋藁旋錄爲編錄五月而不肖禫  
朞而編成爲庚子三月既晦名之曰易疑餘三十  
年而猶未明也固甚鄙也易無乃已遠乎世必有  
精微之學者懸以俟之

詩疑

陳獻子曰吾學詩見風雅頌之爲經焉於何以稽

其世乎見賦比興之著於傳焉於何以覈其意乎  
弗稽其世治忽淆弗覈其意辭旨離吾茲慮矣昔  
者武王之采詩也屬之太師以爲常樂是故詩樂  
書也孔子刪而正之以正樂也正乎風凡爲風詩  
焉而藉之風爾正乎雅凡爲雅詩焉而藉之雅爾  
正乎頌凡爲頌詩焉而藉之頌爾樂章備矣是故  
詩樂書也周衰樂廢唐開元猶有拾貳詩譜而大  
樂之遺聲斬矣樂不可得而見而徒見乎詩則豈  
若論詩之所以正變乎夫詩也正變存乎感樂怒  
存乎音美刺勸戒存乎意升降理亂存乎時得其

意故時可見也得其感故音可審也得其音故政  
可知也於是乎詩次可序也則序之可也序之也  
者以序乎先王之詩世也觀乎其世而樂有恍焉  
者矣是故序詩也詩小序之作朱子曰或以爲孔  
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爲國  
史或以爲衛宏之潤色潤色者潤色乎孔子子夏  
毛公者也孔子子夏毛公其去詩尚近必耳目有  
逮焉者而以數千載之後臆而破之豈不遠哉是  
故序有原乎詩之意而詩無證乎序之辭者朱子  
以爲非而吾疑其是也或曰畔朱矣曰不然吾疑

焉爾疑思正之以相朱子而周旋者也且吾所以  
序詩之次而皆疑也故命其編曰詩疑

### 詩原

陳子曰天地以風雷爲聲人以言爲聲感於物而  
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音相  
諧謂之韻叶之咏之謂之詩循蜚疏侂之世有言  
矣而莫非詩也風雅頌者詩矣而莫非言也詩也  
者言之永者也簣桴土鼓有詩之情而未飾畫卦  
造書有詩之文而未歌操牛投足有詩之歌而未  
教唐虞有詩之教而未傳傳之至周而後盛周禮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王官  
失業雅歌舛錯三千餘篇孔子刪而正之以施於  
房國朝祭如今之經也然則三千篇之前未入乎  
樂師而不見刪於孔子者熙熙乎遠矣哉是故考  
而敘之以私擬於風雅頌之體作詩原

詩序傳

陳子曰孔子敘書典謨渾渾爾誥命灑灑爾諄諄  
爾文侯秦穆之篇皇皇爾思治矣詩其然哉先王  
之詩孔子得宋大夫之七篇曰商頌繼之者周也  
周宗文王故次二南文王未王二南未雅也武王

成之故次武王之頌成王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而  
備矣故次之正雅成王有疑於周公未純也故次  
幽之變風承成王者康王昭王也故次二王之頌  
二王之後有宣王之興幽厲之衰故次幽宣厲王  
之變雅觀其所變而詩之情見矣幽王弑平王東  
而不復雅故次王風平王而下無詩矣於是諸  
侯之詩魯宗國也而無風故次魯頌康叔者武王  
之子也故次邶鄘衛唐叔者成王之弟也故次唐  
以其厲王之後故次鄭異姓而大功者太公畢公  
也故次齊次魏秦諸侯而狄者也故次秦國小而

極亂亂極必治君子有未濟之思故次之以陳檜  
曹終焉

春秋疑

陳子曰春秋聖人之史而非自爲經也而曰經焉  
者文史而義經也經之爲義原於聖心意將以賞  
罰之衡寄之筆削禮樂之典代乎天王吾無疑焉  
爾而吾獨疑乎聖人之言如日星而何其文之隱  
迄於今而猶或未之裁也豈其真以黜周王魯之  
故有所遜避於定哀之間乎夫悼庸命討唐虞之  
政典彰彰爾誠如所謂虛設大訓誰能通之而彼

又何懼焉吾又疑乎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蓋尊而從也夫此孔氏一私書耳例當不得與魯之史竝行於時安在其爲見諸行事而明周公之志於天下也周自平王而下凡書盟會朝聘征伐率無褒詞惡將也吾又疑乎非其位而托之乎南面以誅奪之不少讓也毋乃爲于之乎彼謂左氏受經作傳者吾無敢据焉而吾又疑乎其言之實相表裏也藉令經不得傳則罔覈而後之表章無繇矣將文之成也猶必有待於是乎自魯史亡而公穀之義例非經也然而經亦自有義例也而吾又疑其

何所祖也謂沿之簡冊乎是史也謂創之意而約其詞以差之乎是作也非述也修也吾又疑其果殆於刑書而法之已峻也不寧惟是其他以字以事以日以月參錯而互異焉者吾又不能無疑也嗚呼吾其有疑於聖人乎吾其無疑於聖人乎展轉反覆旁研曲證有年矣嗚呼聖典之湮傳疏爲之也專門者固名家者鑿同異駁揉說者徒欲取調人之義以平之陳子曰不然吾信吾是而已吾所是者聖經而已聖人之經紫陽所云直書其事而美惡自見是已吾惟據經以說經而其他流風

伏羲者吾存焉臆決回舛者吾竄焉純乎經而已  
經者經也不得已而救世立法者其權也權而不  
失其爲經也其詞之簡義之隱類非小智所及則  
所謂性情自然之品彙云爾乎善言春秋者明其  
大而已尼父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由是觀之謂春秋爲聖人神化之奧可也謂春秋  
爲聖人直道之書亦可也作春秋疑

春秋經疑後

是疑也正德辛巳漫具彙嘉靖甲申春二月易彙  
丙戌冬再易彙今年壬辰夏再易稿秋九月始次

錄之冬十有一月脫藁藁就編他日有得無慮再  
易也數年間反覆經文研索義理攷之左氏之迹  
質之公穀之傳叅之諸家之說略其義例之繁通  
其書法之變直因其本經之文默會其褒貶之旨  
或庶乎矣雖然聖神而遠經渾而微三傳諸家多  
可未信吾敢信乎哉故曰經疑經疑之次卷自爲  
篇凡十有二焉篇表之年年隸之條條各著所見  
存吾疑而已矣

禮疑初藁

陳子讀禮而贊歎惋惜者久之曰夙哉邈乎五經

尚矣其未爲諸儒所亂者僅一禮經耳萬世而下  
所藉以復見古先聖王雍熙龐雅之俗者賴以此  
何不幸而不獲覩其全也人有言禮記乃儀禮之  
傳儀禮乃周禮之節文似矣余觀周禮之爲五禮  
者綜以列而儀禮則寥寥十七篇僅四禮爾乃知  
三千三百自周之叔世佚固十九而況乎火於秦  
亾於漢於唐而訾焉黜焉於宋也而又況乎記禮  
一書殘編斷簡出於先儒制作之全者無幾及以  
世儒沿習異門割裂補綴者紛如也噫嘻觀會通  
以行之何望哉昔仲晦朱氏嘗以儀禮爲經禮記

爲傳而編類之誠有功於著述者尚有謂晚年未定之書繼以幼清吳氏比類銓次秩然倫紀猶或惜其爲後人所紊禮之難言如此余何人也敢以言禮雖然二君子崇禮經而附戴記余也緣戴記以覈禮經僭不自揆上下於三禮之異同參伍於二戴之醇駁不敢妄爲紛更惟經自爲經記自爲記而於陳氏所註集則探本於禮經有可以分繫者有可以互發者取裁於程朱君子博采於鄭孔諸家旁研曲證救偏補遺數年以來分條屬草創曰禮疑他日就緒不妨爲陳氏一忠臣已爾或曰

是疑也不亦淺乎夫搜剔遺經合朱吳二先生所  
編錄而訂定爲一俾經傳各得其所所以成曠代全  
書此則好古定經之大業也此業成疑不足云矣  
夫舍其本而疑其末非所以爲訓也某不敏請從  
事於君子矣

### 書疑初藁

陳獻子曰吁嗟乎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未  
有若書之闕誤者也上下五十九篇吾讀今文焉  
然而何詰曲也吾讀古文焉然而何萎薈也吾衡  
觀於二帝三王之異代焉然而其文何較若一體

也吾茲惑焉而姑就所傳述以考釋之則諸儒訓  
註何異同也合異同而會通之吾將以蔡氏爲歸  
焉而疑且殆者何蝟毛起也遡授受而折衷之吾  
必以紫陽氏爲宗焉而何書說之弗果卽所訂定  
者僅二典而止也吾又以質之繼紫陽而興者若  
慈湖文正諸君子焉而疑義何縷縷也無已則研  
精覃思而持衡其間本以家所世業日記篇額者  
參伍而裁酌之其於蔡傳比而同之不爲黨竄而  
正之不爲嫌以成紫陽之遺而暢未盡之旨命其  
草曰書疑疑之者翼之也噫業蔡而疑蔡寧或敢

爲蠹乎雖然世遠經殘久矣又安知後之疑疑不  
尤甚於今之疑蔡也尚期卒業以俟博雅君子求  
是正焉

說史上

甚哉孔子之善言史也蓋說禮而必有徵於文獻  
也夫獻非特徵其文而已作之亦必其人焉他日  
又曰文勝質則史史之徒文非其獻故也吾觀史  
之義其昉於古乎龍圖龜書史也墳典丘索史也  
典謨風雅亦史也而獻存焉然而其法遠矣聖於  
史者其惟春秋乎春秋者萬世之文獻也自後之

命是官者采文不采獻而觀史者亦多以其詞采之宏贍焯爍者爲美談矣余嘗上下古今之史大約有三品而他不同焉司馬子長之爲史記也紬金匱石室之秘創立五體由皇王以迄麟趾異傳百家靡不綜覈春秋以來僅有此作信宇宙一大典也說者斷斷焉必欲指其踳駁而齟之不已過乎余故以爲取其文焉可也雖然爭華實短長於一字之間者文也爭榮辱死生於一字之間者非文也爲編年爲紀傳爲實錄者文也大書特書者非文也必其人有方直寡諧之介乎然後可以旣

衡乎宰相必其人有力疾著論之忠乎然後可以  
殫壓乎權雄必其人澹榮利之雅乎然後能抱  
史南山卽之死而靡悔必其人不少選忘論撰  
之勇乎然後能具識異聞處淪竄而不衰凡此類  
當於董狐南史求之余故以爲取其節焉可也歐  
陽永叔之五代史也司馬文正之通鑑也朱子之  
綱目也雖所作不同而褒善貶惡義利精深一本  
春秋書法又非徒史氏之文而已若謂永叔較上  
下於滑稽文正比詞藝於荀悅毋乃悞歟然此非  
所以爲累也余故以爲取其法焉可也夫文者表

衷暢物者也節者秉志直已者也法者屬詞比事者也三史者古今史之上乘也或曰兩漢之作非遷之流亞乎曰子長創之者也固竊之者也曄則乘以東觀之藏而襲之者也姑無論其疎淺之與萎下也附比之與悖肆也卽其竊之襲之未有班於創之者也而況其他異乎吾故曰大約有三品而他不可與焉嗟乎吾於是又有感於子長之遭也夫子長以當世軼材緒承太史家學且獲從董仲舒遊馳騁千古功旣厯矣奮憤先業矢續麟經直欲追五百歲而上之業亦擅矣不幸而幽憂之跡

爲世所悲傳所寓意有懷晏子志亦苦矣噫何又不幸而有二班之厄也耶吾嘗讀彪之正前史也固之傳子長也薄與而厚誅贊一而刺九是何其相傾爾也吾故重爲子長寃之夫二班者將謂子長之書爲不足采襲耶抑屈其才或薄其人以爲下已也藉令後子長者得一二忠獻之士必能高其業而原之訂正補續如出一手爲史記全書胡爲乎父旣續之而靳於傳子復竊之而又斷代爲書以反之且呶呶焉訾而棄之若遺屣也孔子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信夫

說史中

史之列於天下萬世也如日星也然而湮於蠹簡者不亦久乎自三皇五帝之書推之吾不知其亡者幾也史之行於天下萬世也如流水也然而困於浩瀚者不亦多乎自二十一史之類推之吾又不知其何所紀極也余故以爲束史如束薪繁易散約易存與其散而惜之詭與約而存之今有經生學士之所未易能而歷代之所未及修者總史是也蓋有一代之全史有歷代之總史總史者所以約而存之之具也然其道不越二家以編年著

者莫大乎司馬通鑑年爲經而國爲緯是矣乃或憾其太詳以紀傳著者莫大於鄭氏通志表爲譜而志爲略似矣乃或病其分類惟我 國朝所修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簡要有體可爲編年之總獨紀傳一家未見有作夫春秋之筆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有國語蓋編年體例囊括紀傳綱紀區分業貴兩擅而況于長五體沿冠古今猶有不可廢焉者謂宜合併往牒彙爲一家其法則宗祖于長其體則各仍異代刊訛摘註芟蔓剪複若南北二史分合互異新舊二書詳略殊科三國乖舛晉書

怪誕宋元猥冗不綱遼金僭統變正亦有例宜詳  
於彼代而今或可裁事應闡乎大義而細或可省  
與凡藻翰掩真傳載濫溢論贊之黷圖表之繁如  
此類遷史什一班范什二陳壽而下多者五六少  
不下四三必也摭其典要萃爲菁華化其闌單益  
以挺勁務使豐約中程源流周贍聯屬成編如出  
一手與編年竝行萬世而下率爲通例斯則通人  
之大章而不世之曠典也余每讀史至此操筆恨  
然夫借聖典者不錄乎空言資理道者不關乎陳  
迹善觀史者亦存其大焉可也雖然存史亦不可

不正正史者刪其礙於史者也其一類書夫纂類  
爲書通典尚矣其他若御覽藝文玉燭諸編高者  
供詞翰下者資談噱讀之可爲矇目其一小說則  
鄙俚不經爲尤甚其一家傳今天下衣冠百家賀  
名實眩是非莫罔於達官文人之詞蓋功非李泌  
而門生倍之矣沿至他日爲汗青之污者不淺夫  
正史之流而爲雜史也雜史之流而爲類書爲小  
說爲家傳也是文之贅疣而史之蝨賊也刪述之  
難正在於此是故約其史而史存刪其非史而史  
約辟之翳霧掃而麗照濁淖淨而空明是又今日

之所當致意者雖然豈惟史哉經術之漓也自漢  
博士弟子員始也彼一經說至千百言而烏乎其  
不漓也是故繁史賊史繁經賊經今天下載籍之  
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惟去其無所紀極者以存  
其不可亡者功在十表矣噫茲孔氏刪丘索之意  
乎

說史下

陳子曰文之難難於史史之難難於國史大都其  
義有二以示觀省防君德也以彰典則垂國是也  
古左右史以紀言動至周而太史詔王者是也是

君德係之也乃後世起居注昉此古曰典冊曰象  
魏曰初韓宣子之所觀於魯而周所爲內史外史  
者是也是國是係之也後世時政記昉此噫嘻是  
道也近自宮闈而遠之海外靳信乎人而公聽乎  
萬世史欲兼此不亦難乎漢之記注於禁中也猶  
古也唐之宰相以時政付史館也宋之先進御而  
後史館也非古也雖然崇其官崇其事則猶有古  
之遺意焉史事之闕誠莫有甚於今日者蓋自起  
居廢置而螭頭無執簡之人矣浮銜曠職而監修  
乏大臣之重矣敘第循格而軼士阻蘭臺之望矣

剿獵時報而日曆多粉澤之章矣積滯因仍追修  
逾遠而近事叢遺亾之弊矣昔云禁秩今號冗散  
昔云秘書今日塵牘兼之職是官者或機在密勿  
不得書或政涉大體不能書或事關諱忌不敢書  
或情屬私昵不欲書史可知矣較昔歐陽脩所病  
宋史員具而職廢者殆尤甚焉余故以爲今之史  
非必聯秩於周官而乞修於長樂也夫郎官日立  
於柱下而殿上之聖語或不得聞則記注雖不設  
可也惟崇其官與事則存乎上而已今天下豈乏  
于長者流哉昔司馬班姚諸家各踵家學書成繼

世掌故既熟於黃墨揮毫亦閑於體例蓋有世官而後有世史故也今無論官之世不世謂宜以此意優隆而培植之特設史學一科令天下方聞雋雅之士咸得有以自見又或如西漢劉向揚雄之徒得以他官領著作如我

高皇拔以山林之

彥充史局多方以求誠得極天下之選者而提衡之授以世業此之謂崇其官漢制郡國計書必先太史公卿所撰上之蘭臺請一如其制以備採擇他凡稗官野史方俗風謠及有古學異本金石圖書之章竝關理道者詎令有司蒐錄天下藏書之

家令得悉心上聞無容以班事爲嫌匿不以獻昔  
之人或於旣去索草或以獻史贈官或詔其家以  
進或詔藏秘府而假以三館之書亦宜略倣此意  
不問有記無記盡宇宙之書以供四庫此之謂崇  
其學夫崇其官則史職重崇其學則史事覈事覈  
而人重史未有不善者夫以庸瑣佞儼之夫通籍  
金閨授閱旣寡而義例亦微非所以昭博雅之盛  
爲涵毫之需也明興以來載筆之臣何下西京而  
往往祖之報章采之家狀他或畏嫌而曲詞亦多  
徇私以詭筆昔人抱草而往藏史南山者今不識

有是人否嗚呼國史者萬世之程也古所謂褒貶  
執直爲上等編勒不刊爲次等博學名高爲又次  
等今之官是官業是學者又不識遵何等也耶吾  
故曰史之難難於國史蓋信史也

### 日休問

東陽盧子號日休且名其亭問於子獻子曰吾何  
以能日休乎子獻子曰子以爲自休者日休歟不  
自休者日休歟求日休者日休歟不求日休者日  
休歟知日休者日休歟不知日休者日休歟日或  
休者或日休者日休歟日日休者日休歟盧子曰

何居焉子獻子曰自休斯不能日休矣不自休斯能日休矣求日休斯不能日休矣不求日休斯能日休矣知日休斯不能日休矣不知日休斯能日休矣日或休焉或日休焉斯不能日休矣日日休矣日或休焉或日休焉斯不能日休矣日日休斯能日休矣盧子曰又何居焉子獻子曰息玩而休者戚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則義集義集則充然而豫矣此之謂能日休雖然有心以求之者氣動志也法天之健惟其誠誠故物來而順應爾此之謂能日休知已之能日休者計功也身安德滋莫知其然而然此之謂能日休子見顏

子乎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其日休也子見文王  
乎文王純亦不已不已其日休也或之爲休閒也  
非日也非日非休也日日休其日休者純矣純則  
無終此之謂能日休盧子曰吾聞日休於吾子吾  
將有事矣又何居焉子獻子曰吾子修之爾不自  
休者修之也不求日休自得之也不知日休與休  
忘也日日休其休化也能修之斯自得之自得之  
斯能與之忘能與之忘斯能化吾子修之哉吾聞  
聖人發憤以修之也其容休乎得之而樂其能不  
日休乎老而不知其至而心純於矩也其能不日

日休乎吾子修之哉盧子曰吾聞是於吾子吾將  
事事焉吾又何問矣

尚玄子

海山翁夢之間豐丘沃壤村廬櫛比世傳其地得  
古釀法清旨絕倫其人不復知有詩禮冠裳之事  
日惟出作入息以飯爲樂陶然一醉鄉也尚玄居  
士生其鄉憤然厭棄之逾數十里之清寧玄閣居  
焉端心守玄游神邃古若將終焉者忽夢一鹿車  
虬髯揚袂浩歌自稱爲荷鍾生長揖而前曰居士  
知我乎我晉傑流也慕子之鄉素矣余十沛國不

如爾鄉每惟獲寄此真境日與吾友太常壺子主  
爵都尉商君爲歡三萬日可矣子生其地何乃逃  
而至此胡不去而反彼居士曰不然聖稱里仁書  
戒靡俗吾鄉大漓逃之是快爾規我反是淪幽谷  
矣生曰噫嘻子以是爲矯俗者歟嘉彼康狄茲美  
獨珍中山啓醞漂蟻浮萍中聖有妙理醒者勿傳  
也子何陋焉居士曰不然澹薄葆真厚味厝毒爾  
猶未醒吾方寤耳生曰噫嘻子以是爲攝生者歟  
天星地泉在在有之方其五齊旣均雲蒸潮湧流  
淳滋體導氣怡神仙老獨無飲乎而子何固也居

士曰不然縱飲喪德顛顛拂經古訓徵焉余侏儒也敢不是服生曰噫嘻子以是爲學古者歟孔之無量陶之醉吟穆生計醴侯羸感爵皆是物也白公傳之坡老賦之余亦德而頌之久矣而子又何復也居士曰不然道原太始太始不作天一生之酒所胚也至味維澹澹故不厭是故古者以旨酒爲兆亾以糟丘爲淫德溫恭而令儀者臧成禮而不淫者義必聖必賢而不滓醢之干者冽寧觸灌夫而不敢不辭者介先枕麴漉醪而後破兕觥以改服者祥與田父野老班坐而泥飲者適慕桐馬

上尊之榮而醒焉弗解者溺遭新豐主人而強貫  
納歡者忸終日噓而不檢以胎隱禍者殆爲狂藥  
所使而罵坐侵人者戾側弁墮車遺形骸而不悔  
者賊禮非徒飲飲非徒醉爾也吾之鄉獨忤此戒  
吾故去之爾毋乃思流膏以潤嗑僅垂涎於一旦  
者乎爾嘲我懷我嗤爾迷矣於是生乃跼躬撫然  
曰旨哉斯言吾醒矣夫昔人有云清澹禍晉夷化  
傷理吾輩與有責焉竊嘗免之乃今無以自解矣  
自今當與青州從事毀盟絕交以共子玄閣之雅  
願達人其勿叱之居士曰訝居吾語汝爾知酒之

爲醉矣抑亦知非酒之爲醉乎性靈易奪尤物善  
移何好非酒何癖非醉目醉五采耳醉五聲口醉  
五味鼻醉五臭心醉六慾神醉七情有一於此未  
或不迷故曰其道尚玄太素之文是曰玄章希聲  
之音是曰玄聽太羹之和是曰玄享無臭之妙是  
曰玄載運於無心順於無情是曰玄德至人哉此  
玄酒之味也爾復能醒此乎生曰唯唯醒之爲義  
一至於此吾乃今知嚮也之醕滋甚請衍其奧再  
闢豐蔀可乎居士曰諾爾知尤物之爲醉矣抑亦  
知非尤物之爲醉乎今有人焉志濃温飽名理濫

觴甘心澳忍炙手炎門是謂流湏於富貴之場撫

拾糟粕藉口精醇醞乏醜醜浮獵卮蔓是謂沉酣

於雕技之末飴言傾寫市好沽榮外若投醪中懷

鴆毒是謂釀惡於醴交之窟耽嗜諸真酷談內典

久假不歸如寐弗爽是謂浸淫於異教之途楚平

有言世人皆醉此之謂也茲癖益深茲疾益烈茲

欲逃之是惟大覺凝爾靈舍飲爾天和以乾坤爲

壚肆以滄海爲大栝調二氣以爲丹吸元精以爲

液酌飽滿以順羸虛瀉滴塵以斟清腴遇則功伴

麴蘖不遇則冷然獨醒形神俱暢玉山不頽適毀

譽於忘言委得失於大化斯吾真味匪爾濁醪無庸咀啜試自涵濡生擲鍾傾聽怡然躍然再拜而別尚玄子且寤且戒大書於閣曰荷鍾生幸無復來終其身不入醉鄉醉鄉之人聞之盡易其俗

築海記

乙未海上之役憲伯黃山焦公寔督臨之時進陳子而問築策焉見公歷礪礪披沆莽劈畫備至縫石於外以障衝也豎木於裏以衛土也築土於崇以膠石也列門於陡以殺流也堅繕聘緻屹然長虹邑之人其始也剝石輸埴晨作星入則相與號

勞焉已負者釋作者息則相與歡欣焉已公且歸  
臬以告成於侍御則相與頌德焉陳子曰是惟民  
之性然哉夫民也惡勞而樂生也夫塘之築也將  
以生之而公又善使之也故是役也有數德焉郡  
邑自長吏而下僉曰塘所須於吾郡邑者其具至  
難卒辦也公實量而需我乃克濟諸執事官使曰  
海山波濤之險非一力可排也公實器使我而又  
不盡力我我用是展大夫士曰吾見公無衆寡無  
小大實厯我我故不敢愛其情夫里曰塘吾  
蠹也吾家世苦其力與財於斯久矣而今也均今

也勿亟吾悅之胥徒曰塘吾利孔也計將乘以饜  
我而今在上者若鬱律然敢不怵以戒父老曰  
吾於塘朝作而夕覆幾更僕數矣今也如砥如墉  
以莫不境遴石而案之裏與表副矣其殆不朽乎  
是故於率屬簡者也於使人恕者也於下士虛者  
也於用民仁者也於貞紀義者也於永圖哲者也  
簡故承者德恕故能者售虛故接者孚仁故徇者  
和貞故奸者戢哲故成者遠將浙與吳是賴乎雖  
然公之心不謂然也嘗曰動衆而齊法者未有能  
善俗者也吾不敢以樂成之心而失其非常之原

吾畏民於濤耳有德何知焉噫嘻茲其所以爲公也公而往則有今築在久之而或不勝濤也則有與頌在夫神聖不能善測水水者濤之濤也俗之難善非濤之濤也二者公曷與焉陳子荷公知也爲次第其說紀之而因以矢於衆曰所不念公之能生我者有如此海

華林胡氏譜序

夫宗法者王道之端乎然而五宗廢矣譜其庶幾乎夫譜也者言乎其世家也則亦宗之遺法焉是故明乎譜之義者可與言治也明乎譜之法者可

與言宗也胡之爲氏久矣至南宗壯侯之子尚書  
璠爲華林之族瑜爲陳畱之族瓊爲晉陵之族尚  
書之子贇爲西山之族族繁而譜牒遠矣是故華  
林者胡之族宗也尚書者華林族之宗也尚書之  
裔天瑞之四子光祿孫括則譜其自尚書之族也  
天瑞之八子都官今其裔孫立則譜其族之自都  
官者也夫譜有四倫有尊尊之義焉有親親之義  
焉有長長之義焉有幼幼之義焉蓋天瑞之族出  
都官故其譜於都官始使其族世世祖尚書而宗  
都官也是謂尊其尊由都官縱而下之繩繩乎其

長也由都官之後裔衡而旁之萑萑乎其蔓也一本也是謂親其親都官以來班行森別循名著代使皆知崇年撫弱無忘恩禮是謂長長而幼幼夫惟尊尊以教敬也親親以教愛也長長以教順也幼幼以教慈也是故譜立則倫明倫明則族厚故是譜也合萃林之族觀之疏派別系而溯其源則四倫在焉而孰忍以二本視華林以忘其先卽華林之子孫觀之聯支共裔而推其流則四倫在焉而敢不以一本睦諸族而光其後考自晉魏以來尚書領護而上者曰甲姓爲四海望族此非特以

恢張世胄已也期在濟美家狀云耳先儒欲收世  
族復小宗立譜法意蓋以此今是譜立萃林之胡  
將天下之善族哉夫胡爲海內之族之望而茲以  
風之天下之族將不有興焉者乎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譜之用大矣哉書以敘譜

至壽篇

蜀諫議龍山封翁壽六十而龍山官於東海之陔  
遠以壽翁丐陳獻子壽之陳子曰夫人有四壽有  
壽之壽有壽壽之壽有非壽之壽有壽而不知其  
壽之壽壽壽之壽爲因壽壽壽壽之壽爲遇壽非壽之

壽爲達壽不知其壽之壽爲忘壽因壽而壽其壽  
鍾遇壽而壽其壽康達壽而壽其壽昌忘壽而壽  
其壽無疆鍾而壽因之以年壽者也康而壽遇之  
以福壽者也昌而壽達之以名壽者也無疆而壽  
忘之以德壽者也是故年者壽之壽福者壽壽之  
壽名者非壽之壽德者不知其壽之壽是故壽之  
壽者百一壽壽之壽者千一非壽之壽者萬一不  
知其壽之壽者億一翁之壽也六十而形神僊如  
也蓋駸駸乎耄期而上之矣斯之謂以年壽其孫  
子森如百祿適如也斯之謂以福壽天下有一日

而不聞之子之節者乎斯之謂以名壽諫議純而  
恭其忠也勇得諸翁斯之謂以德壽且壽者樂其  
親而已吾聞善爲樂者不以譙喜而以善諧祥不在  
堂下而在堦垓不於所已致而於所未艾今諫議  
固他日皐夔也翁之德遠矣德遠故名逾遠福逾  
遠年逾無算壽哉龍山翁也德者壽之大名者壽  
之著福者壽之止年者壽之流是故言物之流而  
壽者莫如海言物之止而壽者莫如山言物之著  
而壽者莫如日月言物之大而壽者莫如天地斯  
之謂四壽四壽者全壽全壽者至壽至壽匪壽所

得而壽是故子之於親也天地日月也奚翅山海  
諫議公之壽其親也將壽之以天地日月也又奚  
翅山海是故爲諫議壽翁者亦壽之以天地日月  
而後可海人以東海之壽壽翁而圖之者非其壽  
也陳子爲是篇廣之

醫說

董大夫治邑之三年而疾作邑之胥史父老問於  
醫岳岳曰火也火生於勞胥史父老曰吾屬日夕  
覩大夫之爲政劇甚冬又治塘於海歷風霧沙磧  
間是以勞也岳曰然六氣之中溼熱爲病十九海

上風氣外薄鬱爲浸淫而又火自內熾則蒸而尅脾是以疾也岳蓋問而知大夫也又切脉而知大夫也投之劑輒効胥史父老喜問於陳子陳子曰昭乎哉言也人之四經六合心爲君火而脾腎爲二火五性之動爲五火壯火食氣氣食而脾動故治疏火必先理脾脾者土也土平則五臟平而身安天下之土平而天下安理一也溼熱者吾鹽之人之疾也瀕歲旱魃爲虐繼之潮溢而衝邑之人緼毒不解而血脉橫患不得其所蓋焯焯暘暘然狀未有以疏之者此病機也大夫甫下車軫切痾

瘰以膏液養一邑之元以法制刺一邑之疾以胼  
胝拯一邑之溺亟亟焉爲民造命而一邑之沉痾  
頓起大夫力也經曰天地爲之父母蓄養之而已  
大夫察其機以療之而天地父母所不及者父母  
實父母之矣乃一邑蘇而大夫疾何哉勞馭火乘  
一邑之人之疾驅之也噫嘻茲岳所爲功也乎夫  
大夫之功在一邑岳之功在大夫大夫之身社稷  
蒼生之身也行且培國脉祗元元卽所與天地四  
時相調燮而平天下之士者又非特一邑而已然  
則是役也又可少乎哉岳之功於是乎可紀矣於

是胥史父老再拜岳而以陳子之言贈

于王

曾孫男陳定國重較

天敘

頽水遺編

海陽公陳所學著

鹽邑志林第四十三帙

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

訂閱

子婿劉祖錫

男陳

昌懃 昌圖 昌明 梁較

一笑生傳

一笑生居一笑山故諫張公寧墜而壽之石生因

以為號生白癡雅不善笑人有言今通士熒日解

顏者什九不幾不曉鬪之矣於是勉為笑殊未能

也每臨風獨坐或不覺齟然失齒若蟲鳴竅發自

一聲氣生性卞急師心夙無曲愿才昭躉嫉邪口

不容逗感槩折逆人卽不能少借顏色雖中無畦  
町而誨妬固多不喜訑者言亦不敢訑人人至渺  
必酬應以心一語調則愧且慄彼色揚而言游馮  
其胸臆靳乎而善之靳乎而不善之乃陽浮道與  
人者顧反弗能偃喻受之矣權市得芘人傾人捷  
足者類巧緣之生獨縮縮若曳而弗克前也寧日  
爲所蹂躪竟不悔嬾媪無似以上大夫臨其舍得  
假在亡辭爲快人情反覆覘其微直以無心應之  
甚有以對懟報德者情至不堪付今昔於兩忘自入  
仕一不敢有所乘美田宅售業者必反之假詭必

正寧迂至至情有可直雖背言務與攄竭不翅切身

營之事干倫分批勅固顧拂意卽彼父兄之命所

不肯及乃面與人語或少卻不覺連挂人人固多

摘舛之者生年舞象便具骯髒之資痛靈根夙殞

堂構未肯俛就句讀博射覆以尉北堂已而中甲

乙之科入爲夕郎出爲專城綸音之光賁於重

泉其視老蠹魚而守廣文壇亦已倖也唯一時狐

鼠弄國生未有後曰諫死而爲若赦之鬼以餒先

人不其忍而遂蹲循負先帝恩他亦何贖爲郡

乏嫗拊狀諸所綜覈緝捕均革非敢慕神爵間璽

書徵車庶幸無罪耳而爲黠使者所齷雖然復讐  
者不折鎔于有伎心者不怨飄瓦兩乞骸不報病  
銷骨不死而茲事與人丕蚤晚值之則是孽也非  
已則人當令子孫世世誦感應篇耳剗跡西居親  
知已無半在日擁楮生家壁破產課兒以娛吾老  
暇則廢書馮檻睹行雲飛鳥冷然大噓摘古一二  
董轅盛雄及猜悒窮愁之士細指數之惡乎然惡  
乎不然彼方胡盧口與此亦安知不從旁撫掌也  
噫嘻達非蒙生畸且愚矣跼踖天地差池人代攬  
鏡窺形良足自頻後我者毋吾冢中之諛作

一笑生傳

寓意亭記

永日竹下偶閱宋儒楊誠齋闢軒南涯可蔬可讀  
撰帶經軒記有曰書者吾事蔬者所以寓吾意也  
自爲詩有云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  
蓋徑各一卉記凡有九云誠齋官紹興淳熙間以  
忠讜著聞跡經略諸疏及揮塵錄徵其人第爲周  
必大韓侂胄諸奸所聞終隱於家而憂國嫉邪至  
老不衰其所爲寓意云者誠托之也余每仰止其  
人恨不及一從之遊舍之北隙地爲圃僅一徑入  
旁爲兩樊樊之外皆爲畦以蔬中植四柏構爲一

亭亭以北爲堂數楹又北爲方池栽竹數十竿時  
時手一編過之且誦且灌蚤莫徜徉卷耳目肺腸  
爲已有不復知有甲觀大圃在天壤間爰額其園  
曰一徑堂曰寓意栢之亭曰拂菻所夫徑之一與  
九一也誠齋借蔬以寓意于深長余竊其徑之一  
而寓意於蔬愧其意遠矣語云鵝雛學鳳肖其飛  
駒牛學麟肖其走而已若拂菻之義則有取于詩  
焉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菹夫拂菻之穢以清樊  
之塵是亦行徑者之一適也又安知不爲誠齋所  
寓意也耶書以識之

# 防海議

議曰海患關切浙西諸路故永樂之役計協蘇松九府厥後綜理名公因時區畫詳矣獨念防止末流事先有備如必待旣溢而後捍如物力民患何粵昔治塘無定額額自弘治始均派各邑夫里七千兩嘉靖以來則約四千而下之矣然猶藉邑帑中曷各邑日久弊生徵解不齊臬憲黃公光昇督令貯府嗣乃以修郡城權一用之然猶關白水利職官嗣則又以軍旅用矣已乃沿視爲羨餘而贅龐之矣吁嗟乎百姓生靈藉此抵捍卽今風濤叵

測日夜澎溲計又安能一日忘哉爲今議請必各  
邑依時解府府仍發縣督委專官募夫採石隨到  
隨築或增補或拆修縱橫曲折相時經營每歲率  
以爲常自非大圯溢此外不必另議則下無侵牟  
之奸塘有修築之實用以漸不費役以時不勞久  
之屹然底柱矣貯之於官寧若貯之於塘之爲愈  
乎此一策也爲世世長利當與諸路共便之或者  
曰若是工幾無寧歲矣曰供有定額役有定直非  
厲也且自有塘至今金粟故括海填丘矣亦惟此  
民命國脉耳苟圖玩愒以重後艱可乎曰然則各

役徭征後時者何日期而督之是在當道加意耳  
父老僉謂此事聞于朝者屢矣若此議尤民瘼所  
亟嗚呼挽回造命誠有望於今之軫國是者

生字符

余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故曰安危利留死字符  
也思患預防生字符也海陽子自萬曆甲申冬十  
月迄乙酉春三月有先塋之役匍匐丘壠間手闢  
荆榛培土塹平磽确覆墻垣凡五閱月寒勞日積  
余弗自覺也暨三月十八日風眩赴作忽不自支  
四體若非我矣伏之枕三服牛黃丸頃乃蘇形骸

始爲我有海陽子曰殆哉幸乎此人鬼關也當是時脫一不濟于呼吸間則向之徵逐而與我者與奔走而事我者與家之更相依倚而待命于我者安在而我亦何所賴于彼焉夫手足不仁余致之也天發殺機矣今又不創其死而求所以生他日且有不可揀不及揀者焉是自殺耳不仁甚矣亦何忍乎余故列其狀而書之屏曰生字符也朝夕視爲警言焉孟氏曰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夫壽不壽天也脩之在我者當如是是亦仁身之一道云耳

一承天心夫風眩烈疾也余不自理以致有此偶  
一發之以薄示吾警天之仁愛極矣茲所不重自  
戒慎以承之者是逆天也烏乎可

一畏人情夫愛生而惡死之薄俗恒情也余以涼  
德不克取諧于俗而又示之以形人有不幸且樂  
哉茲有所不重自戒慎以矯之者是墮人也烏乎  
可

一自此身以外妻孥骨肉皆外物也必識此然後  
能存我敢不是警

一自此生以外千駟萬鍾皆餘物也必識此然後

能衛生敢不是警

一自此軀體以外冠裳事業皆萍梗也必識此然後能適得吾體敢不是警

一子嗣遺體也居產遺業也卽傳盛繼美亦遺榮耳旣因身以畜後復因後以累身徒戀戀于在人竟落落于在己愚者不爲也敢不是警

一榮名蝸角也恩讐蟻戰也卽七情六鬱皆禍苗耳其得失在究竟其至要在存我若因外賊我則其失尤甚何以贖此生乎敢不是警

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太史公曰神太用則

竭形太勞則疲余少孤蹇陟歷多難營營碌碌疾  
痼深矣覆轍在前敢不是警

唐司空圖詩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  
天六龍御轡方催駕安忍乘危更著鞭言簡而切  
事近而明誠既衰之律令回生之藥石也催駕之  
云今既兆矣敢不是警

告子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

氣此是減思慮法

中庸 有餘不敢盡此是減言語法

僧詩云 得意濃時正好休此是減飲食法

語云

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此是減視聽法

詩云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是減起居法

傳云

如泥塑人如木朽人此是治百體法

佛經云

一切既皆空于我如無有此是掃六賊

法

附

責足文

子陳昌期撰

余自丁酉之秋病蹇百危莫論搯虎口而詎脫登  
羊腸而幾實泊乎壬寅霜風戒塗藥裹失御偃蹇  
寒牀五日不寤惛惛續息無復人理造物弄人解

脫匪易簡主再生癡叔未死而三患交猝四體偏  
枯腕中有鬼足已不肉崖然傲骨跼天踏地乃徵  
罪於足蒙樸被而與之語曰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攬斗杓而馳化卽蟻兆  
其必矜何我躬之不淑遘爾足之崎嶇日遷月化  
莫知其根屹如漢相之木彊痛若陵陽之初斲吟  
呻簟席程控晦明芳褥無煖高枕屢驚春蘿罷月  
秋桂遺風旨酒不噉素帙凝塵蝸角九折於毫端  
蜉蝣三息於寸陰斯隄我之已甚願改玉而舍旃  
足曰靈壽之錢尚恨枕高而唾遠翔雲之鳥猶驚

曲木而隕瘡氣行無間形不頓虧故藏山走而不  
覺蟻竇隙其莫追雖河清之不待孰衛足之如葵  
真人所以踵息智士戒其目熒也今子食則腥膾  
肥享衣則燂爍雜還舟輿有怡靡之機椒蒞皆腊  
毒之危亡家寶於魔地滅智刃於靈襟靜居則溺  
體澤則憑固詒殃於斯足何詹詹之我廷

世有素髮垂領圍玉相映結綬金馬之庭高步靈  
臺之上享溢百年龍鍾不杖亦有山澤臞人遠遊  
公子忘形去家登山臨水攀危枝以徑度躡獬獠  
其不讓遊屐已徧餘勇可賈若夫妖蠱列屋二八

遞侍荒爽無算一飲一食芘焉而縱尋斧體陂陁  
而精蕩兒齒鮐背往往而是輕趨欲飛投袂鵲起  
余誠不能熊伸而鳥經亦何至垂堂而騎屋爲爾  
之牽率以至此淚淫淫而無訴

足曰芒芒玄極孰知垠亥人生其中譬若煙海誦  
伸龍蛇無能僂指今子罪我之由我將告夫逞詰  
昔王駘兀者而王仲尼屠嘉喪足而齊執政闔跂  
支離而視全人叔山無趾而存尊足雖天殲之不  
解亦天放之無選至若莊寄徑於鼙馳屈托乘於  
螭虎錦城縣罄而唵秋蠶室含毫而歎鵬或登樓

而去梯或舉翮而觸室或蓬蒿之漸路或塞門而  
長杜五嶽起於方寸萬務唏其一擲彼曠宇與脩  
榭竟有足其不踈今子龕端景鬱文明奚筋骨之  
細憂庶消魔之有靈

盲者不忘視廢者不忘起爾之初辱遞起遞臥如  
游魚之吞微鉤宿鳥之觸林棘及其爲寒濕燥濕  
之所攻也鍼砭灸艾之所入也如蹕行之駉虛稀  
名場之跣跋至於族醫旅進千詭萬異曾青雜以  
丹砂珊瑚間乎木難或采明珠或拾瑤寶霏玉屑  
而從風塗雌黃以辟毒桃枝九折之珍人參三搯

之果日無停製費罔遺力徒碧髓之遺遠乏金膏  
之續骨笑鼉仙之未弘咀黃帝之所漏洵爾足之  
不仁百奏而不一効我聞聞藥香以減病屏膏育  
而出泣何嬋媛於下體其見笑於莫笑

足曰混沌既竅巫咸不作陰陽爲爐萬物爲炭遽  
蔭戚施聾盲狂癩殘形桎肢荒經難悉縣薄之門  
三家之社生煙迷墟堊室蠖伏孀老爲之拊標知  
藥石之爲何物紫臺從軍交河遠戍霜天夜號圓  
門晝靜軫愁病而自憐無友生於羈旅金鷄香赦  
日月如駛今子從容於導引宴衍於飲食物至則

桃李冬華氣至則春夏必反又焉知塞馬之得失  
與郊牛之犧白

人生百年之內上壽七十恒不滿百雖飲如鯨吸  
食若填壑目殫雕幾之翫身被紈綺之服蘭膏嗣  
暉對景不失長驅九嬰永截二豎爲驩未溲猶云  
電逝況余垂髫而孤舅弟鴈敘舞勺舞象輔車無  
倚蝮蠱在手噬犬吠王子衿尚愛世罪都白出羅  
入弋進寸退尺縱鱗之游汀潭勁翮之栖翳蒼而  
悠悠裹足抑揄路鬼福不盈昔災寔重積良怪爾  
之久淹豈造化之有耳

足曰達生者爲能尊生形役者不以心役故耳可  
使觀氣可使聽火可使投水可使沒臂可爲彈肘  
可爲柳尻可爲輪神可爲馬嗟假合於幻軀奚幻  
境之可執子何不息心沈墨之鄉游神罔寔之野  
救斷米鹽該討芝桂等衰榮於委鳥物愬恩怨於流  
水和緩之湯液勝岐摯之滌灑然後解疏屬之拘  
蠲滯侷之疾凌厲天垠蹂躪地隔恣綦蹟之所如  
夸濟勝之有具乘華輶蕩蘭鷁曜金裝駕文駟袖  
七首以割青天籠白雲而滿程席截若豹霧霍爾  
鴻翥余將矯矯其翰生忘瑟居之芥遘古有善嘯

而子善愁淺躁於一朝而煩惑於大道也豈逐日之夸父而移山之智叟也邪余聞之泯然汗下欲敖之以所不知而不能其諫我似子其道我似父以規爲璵余則自取敬謝不敏足亦尋愈

六先生文選序

天地間無非文而已天有天文參光五辰天虹絳河地有地文根著浮流梯秀纈華變而之蕭雲榮露陽燄陰靄又變而之胎月孕霞樹彩河光至轉燐夜然蜃市曉結天繪鬼工儵忽眩怪靡匪文也蒼蒼者其正色邪陳根朽壤文將焉傳夫六經其

日月揭也春華而秋實也周餘諸子門創戶別或  
雲翔霞鶩或壁坐璣馳雖喧厖於大道而慧業綦  
熾矣秦人禘渾噩而祖周郊經而宗子漢人禘六  
經而祖諸子郊周而宗秦六代禘秦而祖東漢郊  
西漢而宗魏唐人禘漢而祖晉郊魏而宗隋如樂  
卻之後降爲阜隸九醞之醕隄隄泊已宋人文  
不勝而跳諸理別子分統莫適爲祀令喋喋而佔  
佔理固何當以管燭代明以高山廣川而蕩爲魁  
陵糞土至元而天地兜昧則其餘孽也洪惟  
高皇在卦之革欲雕龍逐鹿并兼而無餘象譯詩

書跣跣被商鳥矣一時閨閣之臣荃茅未化無能  
潤色萬一維斗帝車寔自 孝皇而士趣修古

時則有若李北地夢陽何信陽景明爲之導

世廟壽考作人詰匠林立時則有若楊成都慎李  
歷下攀龍王瑯琊世貞汪新都道昆爲之冠今六  
先生文具在可略而言夫李源風何源雅其稱詩  
固然李之於文亡論蠅襲鼃傳之徒卽號頡頏如  
徐昌穀鄭繼之王子衡康德涵輩雉暈五采飛不  
百步耳先生直紐秦綱張漢幟斷斷唐以後語汰  
衆好而自爲好又汰同好而自爲好其沉深莽蕩

淋漓鼓壯正若嶽立奇若颺颺庶幾接席龍門矣  
今距先生百年而文亡舉東京下者華路藍縷以  
啓山林猶挽黃河而洗之也夫信陽其傳翼者也  
鈔蕞韓非劉向家言格高而氣庠時離去不似也  
成都其重積者也徧讀中秘書探蚪蚪索象罔於  
文頷頷不諄古昔而已瑯琊氏旣乘其會而收其  
全瑜又乘其敝而務匿其瑕彷彿遷繹固欲六吐唐  
賈其餘勇支離旁羅新都氏不能離津筏而上之  
刻攻左史言如鋸木屑其力掃塵雜卽不至夢陽  
出亦走入醋甕矣然未有加我于鱗者也中原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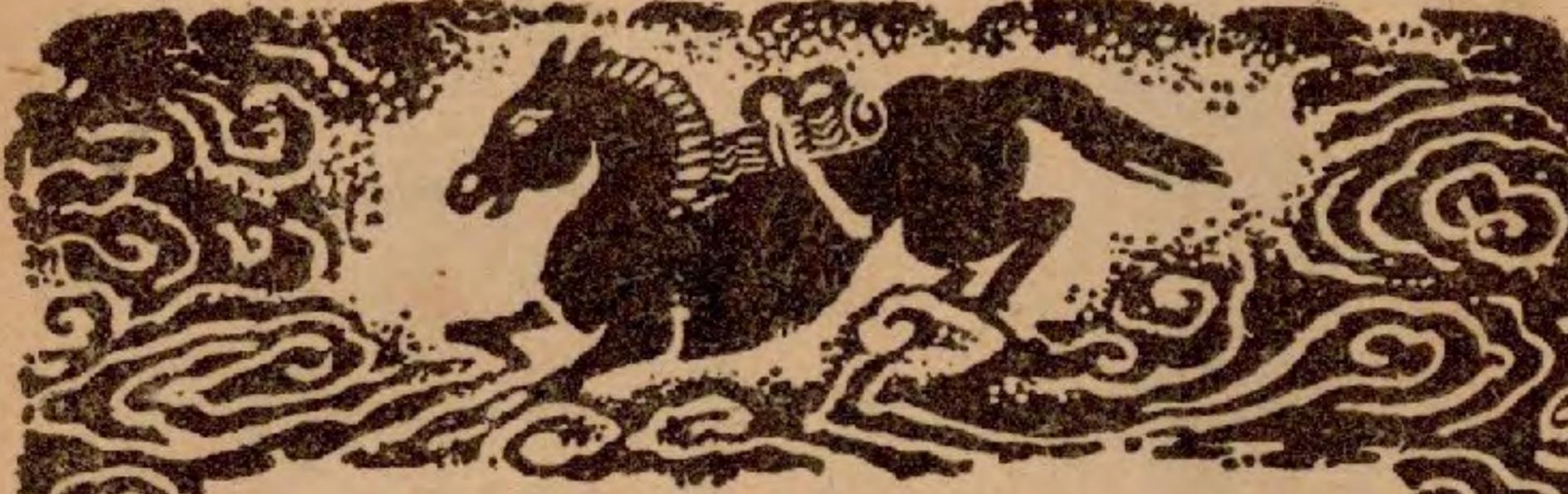
子唯于鱗與元美以齊晉之賦而歌代興元美之  
材博于鱗之造微博則習習則鑪鞴在型精狃狎  
出微則專專則擬議變化新陳相生其書非三墳  
六籍不讀其言非古昔先王不稱其論著非挾日  
不成其逐射而當古人非上駟不以駕故元美可  
字批而句割也于鱗則繼濃易於脩短令耳觀者  
不能舉其辭發冢者無所盜其意故世之好于鱗  
也無以過元美而疑者咻者繩者倍之嗚呼是足  
爲于鱗矣人言李何故相驩以名高爲敵國何故  
非李敵也放瑯琊於滄海尊歷山於秦岱登新都

於配林善哉夫前李後李崛起相映奪群喙而樹  
之鵠固獨擅千古已唱於唱禹在草木之有臭味  
世守齊盟不墜嵒景使天下毋之燕越轍者則六  
先生有同功也夫夫以明之盛六先生之功採天  
地之大美以各致其造其能爲秦漢也者乃能不  
爲秦漢也者于鱗有言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  
樂之際其在斯乎

男陳定國較

潁水遺編





勅 議 或 問

明 世 宗 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勅議或問

紀錄彙編卷之九

勅議或問

嘉靖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

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璁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者不得不爲言之朕惟我 聖祖高皇帝應天作辟以繼羲農堯舜而君天下傳至我皇兄皇

兄升遐以朕爲我 皇考至親之子命入奉大統繼承宗祧以主 郊廟百神爾豈敢於義理不當爲者而率爲之茲所議祀典俱未爲輕而號稱服章實又重焉孔子當周家衰時之末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用孔子孔子旣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必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自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學不許  
祀于釋老宮又除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  
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  
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草創未暇歟至我皇  
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  
不忍燬之也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  
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  
略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天安肯享之昔不觀魯僭  
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  
決當正之也至于稱王賊害聖人之甚王者已有是

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是德而居是位者昏亂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於後世之爲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有之十百有之未有能與之齊也至我太祖高皇帝雖遵用孔子之道而

聖人神智武功文德直與堯舜並恐有非孔子所可擬也由是觀之王者之名不宜僞稱王者之德不宜僞爲僞稱者近於僭亂僞爲者其實有未盡之也至於服章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旣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

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從列於下安有子  
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皆由綱  
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隳傳至有宋而程頤以親接  
道統之傳遂主英宗不可父濮王之禮誠所謂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之明驗哉今也不正滋來世之  
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  
言哉除待該部集議施行外茲朕不得不辨亦不得  
不爲輔臣辨璵也爲名分也爲義理也非諛君也非  
滅師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閑於萬世之下  
也設或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實非原心者是爲說

嘉靖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

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所  
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  
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  
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未  
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於事關綱常者又  
不可不急於正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  
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  
方下命翰林編脩徐階倡逆論云云者且引分祀爲

言其心之固惡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  
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  
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  
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又如漢光  
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  
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  
玄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爲臣也何等樣臣也其  
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  
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  
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

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王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卽孔子死時而造之抑放釋道之爲而造之且如一箇人自是一個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個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個木土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

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決所當正階此奏正與昔霍  
韜之叛議 郊祀同然韜也却朴直真實故所言不  
遜階也用心如韜而言甚巧而奸也悅詞和言不激  
不迫甚矣佞哉斯人也翰林可用這等人邪昔同姚  
涑輩登科大學士費宏所取也邪正忠否昭然矣是  
爲申記之云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聖諭

昨卿等已將禮部刊行朕著說記本擬票上已朕所  
采卽批行非不斷也亦非惑小人之言但實不容不

說王汝梅等奏一疏與徐階張袞所謂同他俱不暇  
言只以後世人全不公平全無義理者言之汝梅等  
有曰此 聖祖所存不必去也言似輕而意實重意  
朕不尊 祖制欲問罪耳夫設使武成王祀典今在  
朕下命去之必翕然奉順必無一人言之曰此 聖  
祖所存也且如各鎮總兵武臣凡行事序列在撫按  
官上今率皆控制之一有邊警無所施爲往往有賊  
至而猶不知者豈可望其得備乎至此失事輒行奸  
巧罪皆歸之主將或有暴虐輕率激怒貧卒反賴主  
將主使如失記名巡撫保定官及歐陽重者我 聖

祖時有此制乎有敢這等無理者乎他則不能細數  
孔子稱王咸謂可者徇私意耳借之以制壓君於上  
威服人於下雖曰尊孔子實是自尊也甚矣孔子教  
人以道初無這樣事至於壞亂人極大爲不道之徒  
不知孔子嘗教爲此等事耶如今人只知說三代之  
治爲體時治爲非夫三代時君臣庶民恰如一個人  
唐虞又可知矣今人都是計利害爲身家之輩動以  
善人爲令色君子爲僞爲謹言爲國睹挾私求進親  
君敬上者曰諂諛逢迎舉善去惡者結黨設報復之  
心開陳政治者曰此喜功好事請脩禮樂者衆加變

亂成法之名拾遺補闕者曰此彰君之過故凡朝廷  
興舉動謂狂爲由是觀之凡愛國任事之臣必盡斥  
逐凡他比同之類所行所爲上制君下脅民無所不  
可是無紀綱法度恣意適情弑父不難矣因諭而著  
此亦當通行刊布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御製火警言或問

有序

朕爲是或問是不得已耳豈不知好辨多言起羞  
爲佞大失君道之體特爲重大者作之耳夫今人  
率多深福禍以搖惑人之心志強牽妄附詆毀善

人阻害道義故朕述此以自爲之記云耳非尚辯  
焉非飾過焉惟明達者知之故序

或問於吾曰汝家東所房被災是 天之所仁愛以  
示汝汝其省之否乎吾答曰予非薄之人仰承 皇  
天眷命主斯億兆過咎最多 皇天垂示仁愛予于  
此未知所以或曰我聞變不虛生必有所召茲警言在  
汝家非汝德失其中和政失之躁急與夫凡所致此  
者否則何有是乎吾答曰吾非汝此問何得言乎汝  
其聽吾陳之宮中地面窄狹房屋重疊宮人有三四  
人止一房者又不肯相和昨一氏飲酒醺沉而睡至

二鼓未惹火著身猶未覺卽焚其身方延至屋人盡  
睡孰罔覺至三鼓巡者纔見忽報之所司急喚衆人  
火已盛矣且三十五房接脊通連無可措手悉燬之  
此自醉氏起緣非災變也其實人自不慎耳如以吾  
禁酒之令失嚴及無德罔以弭之者此其吾之過也  
本非災異也或問汝旣知若此何必引咎下令脩省  
禱于天禱于祖考哉此豈詐與吾答曰予聞人  
君之事天也不可不慎此非變異本人爲之固不  
可爲災而所以禱之天禱之祖考者告之以人  
事不脩祈之以將來祐化吾家長也不能致人人小

心其保非我之過失誰與故告于 上天告于 祖

考庶有所嚴畏下令脩省庶使人人事事務圖慎美  
何詐何僞人縱可欺天可欺乎或曰斯固是矣寧不  
失怠以自恣乎吾答曰孔子大學正心之道曾子釋  
之曰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皆不得其正夫不  
得其正者何不當忿懣而生忿懣不當恐懼而起恐  
懼與夫不當好而好不當憂而憂者心旣昏惑顛亂  
忿懣於違已拂意之言恐懼於邪說誣祝之術好樂  
於聲色逸豫之場憂患於奸小惡讐之讒虛靈眩惑  
心欲得頃刻之安且不能尚能正乎况今人專譚禍

福務求事應強爲附捩陰中古人暗亂人志使聞者  
股慄而背汗至此則人人荒惑將不顧君親謀爲害  
治不可曉諭而至因而束之又自招督責之過是因  
細而失其巨吾惟知 皇天昭鑒在上 祖考臨視  
在旁鬼神質之左右直知自信而已矧忠肝義膽之  
賢所見又豈吾比哉汝其爲是問也惑亂人心甚矣  
豈君子哉問者慙而退

嘉靖辛卯正月終旬八日記

皇帝勅諭戶禮二部及都察院

朕惟民爲國本本固邦寧不可不加息焉欲民安又

必慎用守令然後乃獲所安近屢有旨令吏部多方  
選授用心考察外但未聞某官果賢某方民獲安生  
某官爲否某方民不聊生無馮黜陟實効未臻况近  
來災變多端本由朕致而百司公理亦不免有匡贊  
之責而親民之官又最切焉今將朕偶有所見立爲  
條目爾部院便卽刊布開示于後

一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慎選外著彼到任之後務要  
上遵我皇祖成法脩盡職業愛惜百姓所欲者與  
之聚之所惡者與之去之扶善而驅其強暴尊賢而  
去其不肖教之以忠孝道之以仁義勿得肆虐用酷

殘我百姓

一凡軍民人等有在家能孝奉祖奉宗恭事長上和睦鄰里教訓子孫者務要指名奏來以憑旌異不許徇情用私

一耕桑者衣食之源一家之中賴之上奉祖先父母下養妻子人口須要依時力務男女各勤乃職但是少壯者都要耕織耕者勿怠於耒耜織者勿惰於機杼晨作晚息庶不致饑寒之苦

一各處但有荒蕪未種之地著召貧民自種官給與牛犂種子不徵稅糧不許強衆侵奪及官豪人等有

違一體奏來治罪

一秋之後所獲須要樽節愛惜勿得賤棄儲之以備  
凶歉

一誤農害義莫甚于釋氏之徒今尤重焉夫彼不過  
以生死以恐吾民小民愚甚直言無疑浸浸然而不  
之省遂至傷倫敗俗廢人事舍農業甚是有害世道  
今雖不能去然驅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之官  
嘗加省諭禁戒其未來其見被惑者有能舍非從正  
都著遠做生理須要從容善誘務使移轉如一府中  
有能一年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縣四十

人以上者巡按御史奏來否亦奏來以憑考報  
一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御史克盡職以爲表率他人不敢不勉今後各處巡按御史著照近日右都御史汪鋌所奏事件務要遵依不許抗違以爲身先之道勅內所載某官果有遵行盡職民安生業的指名奏來陞用或賜以旌獎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奏治罪務要從公薦劾以憑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訪知决不輕貸如勅奉行故諭

嘉靖九年十二月初八日

勅詔

勅曰南京 太廟或建或弗建朕惟 太宗既遷北

京爲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重有或謂

太祖初定之都且爲子孫者當萬世以報功德不

可廢也朕則以爲必欲建廟以報功德必又當捨北

京 太宗所立之廟矧夫 太宗既以定北都傳已

六宗矣能爲 太祖 太宗守洪業萬世其傳無南

北之分我 太宗所定之基我 太祖亦未爲不格

于斯一天下作 二主二廟恐弗合禮與義或謂承

天府尚有 獻考廟是非薄 祖厚親歟朕則曰承

天之有廟昔藩邸之所存者奉 孝宗命建府第時

作者不敢去之况此卽南京 奉先殿之義可比非  
是茲 世廟同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廟之同建彼  
今不同今之南京者祇存百官有司不廵幸不舉時  
祀徒有廟社或曰累朝舊典遇事則遣告焉朕惟  
祖宗惟于子孫是依是憑有疾一代尚若弗祭况數  
千里之遠能將我之誠敬者今旣以北京立萬世之  
業則當爲萬世之圖使其定傳于此庶幾 太祖未  
歆必不以作廟爲歆也勅爾諸臣議

禮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翰林院學士等  
官夏言等謹題爲南京 太廟事本月十三日欽奉

勅諭南京 太廟復建或弗建朕惟 太宗旣遷

北京爲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 太廟不必重有或

謂 太祖初定之都且爲子孫當萬世以報功德不

可廢也朕則以爲必欲建廟以報功德必又當捨北

京 太宗所立之廟矧夫 太宗旣以定北都傳已

六宗矣能爲 太祖 太宗守洪業萬世其傳無

南京之分我 太宗所定之基我 太祖亦未爲不

格于斯一天下作 二主 二廟恐弗合禮與義或

謂承天府尚有 獻考廟是非薄祖厚親歟朕則曰

承天之有廟昔藩邸之所存者奉 孝宗命建府第

時作者不敢去之况此卽南京 奉先殿之義可比  
非是茲 世廟同朕惟周家雖有三都三廟之同建  
彼矜同今之南京者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  
祀徒有廟社或曰累朝舊典遇事則遣告焉朕惟  
祖宗惟于子孫是依是憑有疾一代尚若弗祭况數  
千里之遠能將我之誠敬者今旣以北京立萬世之  
業則當爲萬世之圖使其定傳于此庶幾 太祖未  
歆必不以作廟爲歆也勅爾諸臣議欽此欽遵查得  
先該南京禮部尚書湛若水等題前事內開近者南  
京 太廟被火伏聞於內 列祖神主一時亦被延

燬號籲莫及竊謂 列祖神靈陟降在天 皇上親承 宗廟之祀對越歆享仁孝誠敬爲已至矣南京 既有 太廟又有 奉先殿每日及朔望進膳 列祖神靈固有所依但南京 太祖神主係是 祖宗百七十年奉安已久一旦遭此災變恐無以慰 皇上孝思瞻切之情臣等 待罪禮官仰體 孝思必須 補造 列聖神主以爲神靈之依必須重建南京 太廟以爲奉安之所然又工程非歲時可就香火非 日月可缺似此數端臣等實竊究心未知所宜伏乞 聖明勅下禮部議處奏請或先 欽製告文特遣

大臣親到南京祭告

列祖神靈或權將南京

太

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於南京

奉先殿用少伸

皇上純孝之誠惟復別有裁處等因奉

聖旨禮部

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少保兼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李時後軍都督府等衙門太

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等官郭勛等太子太保吏部

尚書兼兵部尚書等官汪鋐等議得唯天子議禮唯

聖人達孝近日南京

太廟既燬于火該南京禮臣

奏請欲將南京

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于南京

奉先殿其重建廟制補造 神主干係 宗廟大  
禮取自 上裁欽蒙 勅下該部看詳臣下雖欲據  
經守禮愚賤未敢專擅欽蒙 皇上至德達孝論言  
精確貽謀高遠不獨有以正一代宗廟之禮且足以  
定萬世帝王之業誠非臣下所及乃復不自滿假務  
集衆思尤見虛中愛禮甚 盛心也臣等凡愚何能  
仰贊萬一然有 君如此安敢不盡竊惟古者國無  
二廟無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練祭用栗主栗主旣立  
乃毀桑主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明天  
無二日尊無二上國無二廟神無二位也後世此義

不明漢有原廟齊有僞主褻瀆誣妄事神則難乃若  
有周三都三廟則又禮以義起事有攸宜岐周則太  
王諸侯之廟鎬京則武王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定  
鼎所建然鎬京廟成則岐周之主已從洛邑雖廟成  
王未嘗都洛則鎬京之主自在周公雖以至親畱後  
然諸侯不得祭天子天子不得祭太宗文王武王之  
禋蓋非正祭故國有二廟自漢惠始也神有二主自  
齊桓始也周之三都三廟乃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  
二廟二主也我太祖肇都南京卽周公都洛 太  
宗定都北京卽武王都鎬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嘗不

同則知 太祖 太宗之心未始異矣况 太祖末  
年嘗有改都之議則知一時定鼎金陵未稱貽謀之  
遠迨 太宗定都燕京內制六合外控諸邊形勢遠  
過關中固萬世帝王之業我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  
居歆况 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于此則 祖宗神  
靈自當陟降于此斯固人情亦乃神道古人立主依  
神立廟依主而子之身又 祖宗所依今日正當專  
守于此使 宗廟社稷專主于此本支百世根本于  
此祈天求命保民出治罔不于此茲實億萬載無疆  
之休此臣等所謂不徒定一代宗廟之禮而且以定

萬世帝王之業者也臣等雖愚且賤必知其是確乎不可易矣然仰惟 聖衷謙虛猶若有所未安者臣等請得而贊之唯 聖明斷焉今日南京 太廟之議太略有二或謂可弗建者以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或謂當重建者以南京根本重地 祖廟神靈久依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弗建也者守禮也重建也者以義也雖見有不同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愚且賤焉弗敢專也弗敢遂也今伏讀 聖諭所謂旣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爲萬世之圖使其定傳于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作廟爲歆云者則

弗建之議可以的然而決矣 聖諭所謂南京祇存  
百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 祖宗唯子孫是依是  
憑云者則復建之議可以渙然而釋矣此所謂衆言  
淆亂折諸聖也至曰 太宗定北都傳已 六宗能  
爲太祖 太宗守洪業無南北之分又曰一天下作  
二主 二廟恐弗合禮與義大哉王言一哉王心  
聖學孝道茂以加矣雖前聖復起不能易矣乃知  
睿思淵識自出尋常萬萬倍也至謂承天府尚有  
獻考廟今弗重建南京 太廟爲豐祀于昵此似  
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百姓不知者耳况事體大異

比擬不倫 聖諭固已折之當矣且南京 太廟今  
日之廢非出于人而 祖宗廟享固在于此匪曰疏  
之實以親之匪曰薄之實以尊之以善繼善述之心  
爲不愆不忘之孝守 文祖遷都之慮保 高皇創  
業之謨則不當復建廟于南京者誠萬世不易之定  
論也况南京皇城宮殿傾圮者多累朝以來不許修  
飭而近日議臣往往奏欲脩理此皆不知 祖宗深  
意殊非所以守成法而定民志且北京 宗廟行將  
復古定制久注淵衷而南京 太廟脩飭方新遽罹  
回祿則 皇天眷德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

不默會於昭昭之表者也臣等學不足以洞達天人  
才不足以彌綸治道然仰奉 聖謨僉謂茲事可以  
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矣但南京原有 奉  
先殿在其朝夕香火自當併合供奉如常仍乞 俯  
從禮官所請欽製祝文遣官祭告其 太廟遺址似  
當倣古壇墀遺意仍高築垣墻謹司啓閉不致有所  
踐踏致尊嚴之意則禮成義盡而國是定矣 宗社  
幸甚萬世幸甚緣係南京 太廟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旨

嘉靖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翰林院學士臣夏言 左侍郎臣黃宗明 後軍

都督府掌府事太傅兼太子太傅武定侯臣郭勛

管府事襄城伯臣李全禮 南寧伯臣毛良 英國

公臣張籥 會同侯臣孫果 武安侯臣鄭綱 泰

寧侯臣陳璉 定西侯臣蔣榮 駙馬都尉臣謝詔

太子太保玉田伯臣蔣榮 廣寧伯臣劉泰 平

江伯臣陳圭 寧晉伯臣劉文 中軍都督府掌府

事成國公臣朱鳳 管府事保定侯臣梁永福 鎮

遠侯臣顧寰 東寧伯臣焦棟 定國公臣徐延德

陽武侯臣薛翰 豐城侯臣李熙 安仁伯臣王

桓 彭城伯臣張欽 泰和伯臣陳萬言 左軍都

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惠安伯臣張偉 管府事崇

信侯臣費棫 恭順侯臣吳世興 懷寧侯臣孫瑛

京山侯臣崔元 駙馬都尉臣鄔景和 長寧伯

臣楊太經 豐潤伯臣曹松 懷柔伯臣施謹 右

軍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宣城伯臣衛錚 管府

事城山伯臣王洪彰武伯臣楊質 隆平侯臣張瑋

安鄉伯臣張坤 忻城伯臣趙武 武靖侯臣趙世

爵 署都督府僉事臣江桓 前都督府掌府事太

子太保遂安伯臣陳 專管府事靖遠侯臣王

瑾 成安伯臣郭瓚 西寧侯臣宋良臣 靈璧侯

臣楊紹宗 應成伯臣孫鉞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兼兵部尚書臣汪鎡 左侍郎臣霍韜 右侍郎臣

張邦奇 戶部尚書臣許瓚 左侍郎臣張雲 右

侍郎臣陳軾 總督倉場右侍郎臣周叙 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臣王憲 右侍郎臣錢如京 刑部尚

書臣聶賢 右侍郎臣楊志學 太子少保工部尚

書臣秦金 左侍郎臣林庭楫 右侍郎臣甘爲霖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臣王廷相

左都御史臣張衍慶 通政使司通政使臣陳經

左通政臣鄭紳 右通政臣杜楠臣張景華 左叅

議臣劉繼德 右叅議臣蔡舉子 大理寺右少卿

臣蔡經 右寺丞臣林希元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

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顧鼎臣 太常寺少卿兼

翰林院侍讀臣謝丕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吳惠臣

張璧 侍講學士臣蔡昂 左春坊左諭德臣姚涑

國子監祭酒臣王激 司業臣馬汝驥 吏部都

給事中臣王守 戶科都給事中臣管懷理 禮科

都給事中臣潘大賓 兵科都給事中臣曾忭 刑

科都給事中臣周崑 工科都給事中臣戴繼 浙

江道監察御史臣徐宗魯 雲南道監察御史臣宋

茂熙 河南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臣葉照

山東道掌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劉希隆 廣東

道監察御史臣白賁 江西道掌道事河南道監察

御史臣曾銑 四川道監察御史朱方 貴州道監

察御史臣葉照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郭從臯 陝

西道掌道事山西道監察御史臣曹達廣西道 掌

道事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沈一定 山西道監察御

史臣劉希龍 福建道掌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臣

李遂 八月十五日會題十六日奉 聖旨卿等既

會議停當南京 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儀禮部查  
議了來看原廟址依擬高築圍垣以護所司時加巡  
守併各處以終勿得整脩着著爲令在京廟制即便  
著各該司先行擬辦物料來歲作急擇日興工承天  
府 皇考家廟亦勿稱廟卽做 奉先殿意曰隆慶  
亦卽制扁奉安用別輕重之意遣官祭告亦無謂待  
查明香火進膳一併區處各該衙門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夏言等  
謹題爲刊布 勅議以昭令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  
嘉靖十三年八月十三日該本部尚書夏言蒙 召

赴平臺 欽授勅議南京 太廟事理該本部會同  
內閣府部等衙門集議 上聞本月十六日奉 聖  
旨卿等既會議停當南京 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  
儀禮部查議了來看原廟址依擬高築圍垣以護所  
司時加巡守併各處已後勿得整脩著著爲令在京  
廟制即便著各該司先行擬辦物料來歲作急擇日  
興工承天府 皇考家廟即做 奉先殿意曰隆慶  
亦卽制扁奉安用別重輕之意遣官祭告亦無謂待  
查明香火進膳一併區處各該衙門知道欽此已經  
通行各該衙門欽遵施行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臣

等竊惟南京 太廟事宜斷自 聖衷允愜輿論克

應祀典足昭王章等臣所謂正一代宗廟之禮定萬  
世帝王之業質諸鬼神而無疑以俟百王而不惑者  
也是宜著令爲典垂世大訓必須刊刻播傳庶幾家  
諭戶曉凡使我臣民建極歸極是彝是訓知唯 天  
子議禮聖人達孝而天下寡過矣臣等謹將欽奉

勅議并會議題奏繕寫裝潢成帙隨本進呈 御覽  
伏乞欽定書名勅下本部刊布以垂久遠緣係刊布  
勅議以貽令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  
名做勅議刊傳

御製明堂或問有序

明堂或問者非上人亦好辨以効常情之所爲也  
實不得已之言也我皇祖常假臣下作對奏因  
作樓城之上焉故此或問以作云

問曰明堂大享之禮遠古無者本周之始固亦報  
天之情祇以配位之位每論不同且在今日有甚難  
者汝其何用情哉答曰明堂享禮次於大報重於他  
祀雖古遠有無未可知周始著之載籍今日之舉未  
難時人之情非古人之比也曰配帝爲難將欲奉  
太宗配庶幾可以服天下每思不知視太宗何如

之主今日聖靈在天猶昔日御世一般 太宗本時  
君之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爲  
親經所未聞孔子不曾有是言以教後世但世愈降  
道愈湮文人學士之心日昧於一日但騁彼舞文弄  
智恣意胡爲上箝君父下愚細人此非難者決不可  
行之禮也問曰汝蓋欲奉 考配亦非昵於愛親而  
不愛祖耶答曰明堂本義是因秋時羣物成以報  
天卽人成於父之義以其 合於義之正大典則爲  
禮故父配爲正不爲昵豐不爲忘遠問曰父配固是  
矣將來一世一易抑且以一乎答今旣用 周制爲

準則卽如武王行禮奉以文王配之義一而已矣問  
曰周公制禮汝何謂武王行之答曰周公者臣職也  
雖然稱武王爲正豈有臣行君禮哉周公自武王爲  
之則嚴父必文今日自我舉必皇考配也問者又  
曰配義雖明稱宗何爲答曰稱宗之義在今時無有  
一說但不過是尊親之意亦無憑據亦無輕重亦無  
利害只是箇崇上之義耳問曰稱宗附廟否答曰附  
廟與稱宗是一行今文臣但以附廟必祧不如專享  
百世爲上此不過愚哄其君耳我皇考雖未卽生  
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義祖宗列聖懽聚一堂

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時義不順 皇天

皇祖之所眷思子子孫孫之所不忍獨文人殘恨之

無比也非害於義害於禮 者卽無意思之爭辨必

稱宗以附廟親盡必祧則可以成一代 宗廟之禮

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乎人而無父有諸况人

君爲人之極可乎問者又曰稱宗附廟祧禮皆明明

堂之配親盡將何爲答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奉

祧何害兩不關涉也問者又曰時人但爲 太宗不

得一配爲爭耳答曰此說不是尊崇之實假借以制

時君又上欺 太宗爲無道之甚夫假借君之罪固

重上欺 太宗之罪尤重今日之始祖 太祖也始  
祖故配 郊也今日之嚴父 獻考也嚴父故配  
明堂也此文人亦知之明明知 太宗卽不可止並  
始祖又不可降擬近親故曰祈穀可一奉配又歆  
復屋下以重明堂之祭此強率妄擬欺愚君上是人  
爲哉問曰若是說者則 太宗未無配享之典汝寧  
恐之哉答曰禮之正所當爲者不可避不可讓也避  
則自詭讓則負 天禮之不正不當爲者不可妄不  
可欺妄則自失欺則詐情以事神必不歆聖人教人  
如是邪問曰 太宗功兼創守將何以報之哉答曰

我太宗當皇祖初定之中又置建文所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般今同太祖百世不遷此乃報崇之正然稱號太宗未免無異於列聖當以祖字別之庶見其宜也此人情之真焉夫何謂古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今槩以宗尊之太宗所謂有功者焉可同宗稱之此當別之者也云

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配享詔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惟天眷我國家皇祖太祖高皇帝始肇于先皇祖太宗文皇帝戡成

于后 二帝之玄功盛烈高厚同焉朕以支宗荷  
天下簡用纘實位于茲已一十七載矣追繹我 文  
皇帝之功光 太祖澤蔭後昆繼惟我 皇考獻皇  
帝躬備聖德慶延于朕輝前庇後載籍弗聞 文皇  
帝也宜有功而祖報焉 獻皇帝也可有德而稱宗  
焉庶幾伸子孫宗顯 尊親之至意適因法古典明  
堂之舉乃稽循嚴考配 帝之經議命在廷百官會  
定至於三再師錫之義僉謂之同朕以九月九日躬  
祇奏于 園丘敢以太禮請 命分諸命使徧奉朕  
誠各請 方澤 宗廟 社稷以告越二日率羣臣

奉 寶冊崇尊 皇祖文皇帝廟號尊謚爲 成祖  
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尊上 皇考獻皇帝廟號謚焉 睿宗欽天守道洪  
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卽日躬行 皇  
考附享于 太廟仍藏主于後原寢是月之二十一  
日太剛躬行季秋明堂禮于太內 玄極寶殿祇享  
于 上帝奉我 皇考睿宗獻皇帝配神于戲肇  
大享于初成整物與民胞之意奉 嚴親而上配答  
生成罔極之恩禮祀忻成慶同民物凡在堪輿之內  
聞詔宜悉欽哉

廣信府同知鄒潘

推官方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九終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編遺水頴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國家圖書館



002577430

